

刪詩定禮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天寶書局校印

孟中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注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也公輸子名無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之聰知音者也六律散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

陽春宮史鍾仲品林鐘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問有聲曰仁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堯舜王不三代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武王伐纣

聞而不行先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其有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也孟子言為政須要有經紀文章謹權密法謹法平償皆不可闕而又曰有國雖

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特大雅假樂之篇也過也者猶也章與法也所行不過差

不遺忘者以其不遺忘者以其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聲

以為平繩所以為直繩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猶以為未足以為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肩不然而仁之所被有庸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不高川澤不下為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即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

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揆理也度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上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國同義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義則易與為亂即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音聲

聲被

去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誠反

現見音

示誦音

放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世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謂泄泄之貌泄泄猶沓沓也沓沓即泄世之貌

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誠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閑和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君若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閑君之邪心惟於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抑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

此所以責其臣○抑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道而君臣又各當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說見前篇

聖人盡所以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事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處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仁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八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厲屬虐皆惡諡也苟得其諡則雖有孝子慈孫當其祖考之甚為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湯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

予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水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親及求諸己惡我之仁未至也智敬致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及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反謂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恆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在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

於民之坊人音錯 乾音 年反 漸反 本坊 矣也 本坊

自取之也。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夫音快。所謂自取之者，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乃心

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者，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此章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為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蓋猶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走。○據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醜魚者，獺也；為叢

敵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與同。○獺音同。○獺與同。○獺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

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好為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所以灸病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喻病已久，求艾未病已深，而欲求艾以入

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樂柔之為淑，善也。淑則也。亦相也。言今之君，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

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為不仁，自棄其身為不義。暴與棄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如我之為其，但溺於急，傷自棄，必不能行與之

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有且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私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

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慎有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其親親之長之在人為其尊尊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求他求，則遠且難。而天下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

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

其本乎
訪作

聲長
上

京本暗與上無其意二字

贖上 聲 鑿 音 懇 恆 音 恆 偽 音 位

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嚴於其上不傷任誠實也。凡身不誠及求諸身而重所以爲善之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於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身之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知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之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德也哉。曰。動。便是。動處。若。幾。乎。上。信。乎。反。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三。言。見。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喜。為。成。誠。之。本。乃。子。思。所。闡。於。目。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豈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伯侯之長子其位改稱西伯太姜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父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之其子焉往遷居也不能外去謂所領者民致略之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

德而則異倍。倍曰孔子曰。非我徒也。小子唯盍而攻之。曰也。取民之資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入。

而實之也。曰止藿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譬猶放子者也。汝放為之。猶單爭地以單。蘇入

聖王城以爲人。聖城山所言土。地而食人。內罪不容於外。畢帶夫子猶魯之泥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者奏者次之。陣者陳者次之。辟與闢同。

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子單不用一升山言侯未治之居之侯在二地不三善野如豫

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言也觀其辨子人焉瘦哉焉於皮反瘦音瘦瘦也言亦心之所發故並此以爲則○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

中
卷四
離婁上

遠去聲

排與同聲

教同聲

上句聲

爭去聲

同聲

坊本

下有平

字有矣

分去聲

通與同聲

適與同聲

適與同聲

適與同聲

適與同聲

適與同聲

不辱人侮辱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不順言惡人之貌偽為於外也

○瀉子見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

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愛瀉子姓見名辭之辭士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則也援救之也

權稱鍾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援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予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拯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貞已守道所以濟時拯道而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

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

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通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通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弟去何也所謂弟者非責善也當不教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教則亦戒之而已矣○孟

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

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

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

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志養復技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子曰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有惡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悅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通音調開去聲○趙氏曰通也開非一也○持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上亦豈有與乎言用人之非不足過通行政之失不足非開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夫大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之仁與不仁仁心之非即害於政而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復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重之復復有其事將而不勝其更焉人而而去之復復屬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

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不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憂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

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不遭失言之責故耳○孟嘗人之情無所懼於前則無所懼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

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

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

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焉故孟子以此責之曰兄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信○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有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宗族見之無後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乎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節文文章樂則王矣朝和暇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枝葉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大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

其枝葉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大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

其枝葉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大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

而樂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

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為草芥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此之

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當欲殺舜至此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於天九若是也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即於是言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樂所為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口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子爵聞而喜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

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畢錫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洧音臻有乘反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其道則一也 子產鄭大夫公孫偷也溱洧

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從涉此 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從涉此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網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民未病涉也 扛音江扛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人乘亦橋也輿梁可通車馬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今曰十月成梁歲功已畢故不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物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

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圃同區於處反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除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

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自必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賜臣下恩禮甚薄至於者所遇今日不知其然則其於羣臣可謂無恩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一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恩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水絕者服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

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道之出疆防割掠也先於其所往鄉道其職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博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楚蠻蠻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進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卑處其海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自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弊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

謂不養謂有惠臨俟其自化也露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遺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為己

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之外言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規模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

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水嘗不信果也○尹氏曰王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王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吾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安人

之心通達焉愛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聲。事親舍是無以用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以待四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王上四條之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乎王東遷而政教弛令不及其弊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春秋魯史記之孔子主而筆削之始於魯昭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者聲稱音逃記音元○來者來諸趙氏以爲與於國故

者固以爲山人之物取記垂成之義也春秋書記事者必以年以官書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齊魯辭也公平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國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削筆削則削削則見不

之帝也而孔子之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流風餘韻也言天子相繼爲一三二十年

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細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道運定微故五世而斬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音是也人謂子

餘年而孟子已死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而致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孟子

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

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也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

爾惡得無罪逢蒙反殺羿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亦也羿善射夏育自後爲家原所殺也爾勝也逢言其罪之深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

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

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謂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

之他

之他

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唐天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大夫曰。一會拔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臨子以尹公乃逆。唐新雖金。亦廢公義。其害官。無益論者。孟下益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言也。不潔。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表裏。而勉人以自新也。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謂其

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

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智利順。以智之心。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反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正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知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得大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謂朝朝之時。齊卿大夫以君命。所有位。若周禮凡有爵者之義。則而進。則少。則右師。應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左。右師之位。矣。而子敖之位。又不同。故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人恆敬之。

恆。胡登反。○此仁禮之施。○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美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也。不忠者所以愛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卿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則救民也。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

也。不救，求髮鬚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言字重，實心無不

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雖異，其理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

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者，齊人俗，很胡慙反。○幾處聲也，很愈底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適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人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

聲去
行去

聲去
行去
聲去
行去
聲去
行去

去聲
山

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負以善父
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大責使
為去聲屏已并

及去聲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屬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食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
罪過大也此章之言於家所當而必察也

可以自食其養公室仁之心於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也持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有越寇或曰寇至蓋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持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

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鉉○武城曾子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也鉉亦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致之沈猶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當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幸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貴不與臣同

曰寇至蓋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

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免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
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亦異

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則古兄反○諸子齊人也嘲竊視
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瞋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

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連入音其瑞音施施如字○壹音當有五
子曰歸而文也良人也也慶也也樹音當也

施和施而行不使良人和也墻塚也願望也訕訕言也施言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以枉曲之道苟得之衣以求之而以賤人於白日於斯人何以異哉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聞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

已之不得其親而思其親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

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

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平聲夫音扶初音八反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問于弟子于父母亦言歸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怨之類於我何哉自責不知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和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不富貴以為孝

也若自以為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還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凡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歲年歲也三

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帝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急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憂平聲○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

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

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曰慕○古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為能終其身慕父母其心必以父母為好也

銀器

人之妻如字

去上
並上

聲

孔空

盾淳

上聲

珞音

周

國音

語

舒京

舒本

詩戰國策所謂終身不嫁者此言也然也言五十者齊桓公時年五十也五十而終則其終身其可知矣○此言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擇而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妻逆性其孰能之

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鍾反。詩齊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猶如此詩言也。悲憫之也。與人頌母。慈愛欲言。告則不聽。其要足

真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

告黑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子巨亮妻歸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廬，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怛惓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子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興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足與平聲○寔治也○指去○蘭梓也○梓蓋也○按文選曰○使舜上塗原○數目樹下○樹大狹○廂舜以兩笠自捍而下○樹不斂○復反○辭身并○辭身并○為○隱空旁○並○所入○

已功也。平盾也。戈戟也。夏竦彈五絃琴也。破瑋弓也。象欲以寧之。平羊愈厚。與父母而自貶此物也。二婢養二女也。持妒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高陽。分取所有。日。生。在。牀。彈。琴。在。既。出。即。潛。歸。其。宮。也。盤。陶。思。之。甚。而。諫。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但。愧。無。色。也。臣。庶。謂。其。一。百。官。也。象。素。憎。竦。不。至。其。宮。故。竦。見。其。來。而。喜。使。之。浴。

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仁其將殺之但見其憂則愛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堯曰者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遊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

之奚偽焉幾乎聲於意歟又音義爲對反○枚人主也池沼小吏也圍園園木舒之魏洋澤則稍撤矣低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寸也罔常最也欺以其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